

求是堂文集

求是堂文集卷一

涇 胡承珙

簫韶解

尙書簫韶九成簫韶者舜樂名也白虎通引禮記曰舜樂曰簫韶書正義引鄭注云簫韶舜所制樂說文作箛云虞舜樂曰箛韶左傳之韶箛蓋古文之存者韶箛猶箛韶耳又有單稱簫者漢書禮樂志簫勺羣慝晉灼以簫爲舜樂名勺文王樂名此九足徵簫是樂名非樂器也東晉孔傳謂韶爲舜樂言簫見細器之備案說文簫參差管樂象鳳之翼北堂書鈔引三禮圖云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強頌

簫長尺二寸十六彊爾雅郭注笙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  
簧管大者長尺是簫之爲器猶大於笙管之類何獨言簫  
以見細器之備斯不然矣若舜樂所以名簫韶者公羊疏  
引宋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  
故謂之簫韶又案呂氏春秋云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制  
十二簫聽其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以比黃鐘之宮高誘  
注云六律六呂各有管也故曰十二簫據此是簫爲律管  
之總名言簫則統乎律呂舜樂名簫韶者蓋以其備律名  
之文王樂名象箛蓋亦同此義烏得謂專指編竹之簫邪  
若風俗通義謂舜作簫隋書樂志亦云簫舜所造此不妨

自爲制器之始而其樂之所以名簫者固不在此也

蒙伐解

小戎蒙伐有苑傳云蒙討羽也箋云蒙旄旄同也討襍也

畫維羽之文於伐故曰旄伐正義曰傳以蒙爲討箋轉討

爲旄皆以義言之無正訓也案蒙與燾同訓覆說文燾从

火壽聲又人部儔聲也从人壽聲又羽部翳聲也从羽設

聲設从攴畀聲畀爲田疇之省文又支部設从攴畀聲畀爲疇孰之正字周書以

爲討據此諸字从設从畀得聲者皆與燾聲近設又爲討

故知討羽猶言燾羽傳訓蒙爲討猶訓蒙爲燾也箋又轉

討爲雜者儀禮鄉射記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

羽糝杠長三仞以鴻脰韜上二尋鄭注此翻旌也糝雜也

今文糅爲緇韜爲翽記又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翽旌  
獲白羽與朱羽糅注云今文糅爲緇案糅羽者雜羽爲翽  
旌翽糅字又作韜並吐刀切其聲與討亦相近故知討羽猶  
言糅羽鄭訓討爲雜猶訓糅爲雜也

# 金舄解

小雅車攻赤芾金舄傳云諸侯赤芾金舄舄達屨也

陳長發曰

兩舄字中間疑脫一金字承琪謂毛傳本以諸侯赤芾絕句既正義可見下傳蓋衍一舄字非脫金字

正義

曰言金舄達屨者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下有白舄黑舄此云金舄者卽禮之赤舄也故箋云金舄黃朱色加金爲飾故謂之金舄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爲尊未達其赤舄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段懋堂云達沓古字通單下曰屨複下曰舄然則達取重沓之義案正義引傳明言金舄達屨不得援複下之文以達屨專屬舄義也孔奭軒云王服赤舄

后服黑舄皆有二等赤紃纁純爲上黃紃纁純次之赤舄黃飾所謂金舄案古人文義質實謂之金舄必是以金爲飾若以紃纁色黃卽稱金舄乃後人侔色揣稱之詞非古義矣陳長發曰小爾雅履尊者曰達履謂之金舄舄

此舄字今

本而金紃也紃者舄頭飾也古人重之以爲成人之飾金舄之飾直達於履所以殊其制而獨得達名也今案金舄達履當以疏說爲是狼跋傳赤舄人君之盛履也几几紃貌夫盛履猶達履也傳必以几几爲紃狀者當是金紃之飾異于他履說文已部引詩作赤舄已已手部又引詩作擊擊蓋皆三家詩異文呂氏讀詩記引董氏曰崔靈恩集



注凡几作擊擊考已象萬物辟藏訕形絢在屨頭加刀衣  
鼻自有訕形故曰已已至擊說文訓堅擊擊當并取金絢  
著屨堅固之貌是三家詩義疑皆以金鳥爲加金爲飾也  
晏子春秋景公爲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王之絢  
其長尺又云古者人君大帶重半鈞鳥屨倍重不欲輕也  
案趙岐注孟子一鈞金爲一帶鈞之金則此所謂大帶之  
重者亦是帶鈞鄭注考工記今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爲鈞  
劉向校書云晏子則此大帶重半鈞者當是一帶鈞之金  
萊人萊今東萊地重三分兩之一鳥屨倍重當是兩鳥之鈞加金爲飾其重  
一鈞爲大半兩此金鳥之制於傳有之最爲明徵者也

皋比解

左傳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皋比虎皮正義曰樂記云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纛鄭元以爲兵甲之衣曰纛纛韜也而其字或作建皋故服虔引以解此據此知杜注蓋本之服注纛與皋古今字如鼙鼓之鼙亦作皋耳其虎皮所以名皋比者則穎達云其義未聞今竊以意解之春秋傳鬪穀於莧漢書敘傳作於擇考擇字說文所無儀禮士喪禮若擇棘注云今文擇爲澤尊諸書皋澤二字以形近致誤者其跡多矣蓋因古文澤本作臭說文臭大白澤也从大白古老切古文以爲澤字此與皋之从白从本者

形尤易混聲又相同至小篆澤从水睪聲睪从目从卒說

文卒讀若瓠

教澤皆从睪聲  
讀爲常故切

然則澤从睪聲者疑本與於

菀之菀音相近於菀合聲爲虎單言之亦可曰菀故郭注

方言云今江南山邊呼虎爲魑

魑與菀同

準此言之菀一作擇

擇又作澤澤與皋形聲俱近虎有皋名良由于此漢書地

理志成皋故虎牢水經注成皋故城卽東虢也穆天子傳

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畜之東

虢是曰虎牢矣又案左傳伐東山皋落氏皋落疑卽虎落

鼂錯傳所謂爲中周虎落者也戎狄因以爲氏耳

## 九擗解

周官九擗自注疏以下其說紛岐今爲董而理之大祝辨九擗一曰謁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案謁首頓首空首三者爲吉禮之拜振動吉拜凶拜三者爲凶禮之拜奇拜褒拜二者則吉禮凶禮皆有之謁首等六拜爲經奇拜褒拜二拜爲緯肅拜則專爲婦人之拜而此九拜皆以享右祭祀吉祭用吉禮之拜喪祭用喪禮之拜推而及於賓嘉諸禮亦用此拜法耳何以明之謁首者鄭康成注大祝云稽首者頭至地也案何休注公羊傳云頭至地曰稽首

趙岐注孟子云稽首拜頭至地一切經音義引白虎通云所以稽首者何稽至也首頭也言頭著地此皆與鄭合說文云下首者渾言之耳此拜於祭祀爲敬之至者郊特牲云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他如特牲少牢宿尸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皆再拜稽首

士虞禮饗神主人再拜稽首此稽首恐係稽顙之誤虞乃饗祭事事

變于吉不應于此有再拜稽首

蓋亦敬之至者以此稽首爲拜中至重故

祭祀而外又爲臣拜君法左傳孟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至君於臣亦有稽首者如洛

誥成王拜手稽首疏所云其有敬事亦稽首是也頓首者

鄭云頓首拜頭叩地也蓋頓首與稽首有別稽首者頭下

至地稽留其首頓首者引頭至地首頓卽舉

僖五年左傳孔疏謂頓首

頭不至地暫一叩之非是頓首又與稽顙有別鄭注檀弓云稽顙者觸

地無容然則頓首頭叩地雖與觸地相似其拜仍有容故

鄭注周禮云拜而後稽顙與頓首相近疏謂拜體相近然

吉凶之用自別段氏懋堂說文注以頓首爲凶禮謂如申

包胥之九頓首以國破君亡穆羸之頓首以太子不立皆

類乎凶事而爲之者不知申包胥之九頓首以其九頓異

於常禮如韓之戰秦獲晉侯晉大夫三拜稽首古有頓首

無九頓首有再拜稽首無三拜稽首至穆嬴於趙宣則小君也且婦人禮不應頓首而頓首皆所以致其情事迫切之意非以頓首爲凶禮而用之也且段氏旣云頓首尙急遽蹐顙者稽遲其顙乃又云頓首卽蹐顙誤矣頓首自是平敵相拜之法祭祀有賓主獻酢皆當用此拜法頓首下稽首一等故蔡邕獨斷云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王莽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朝臣曰稽首再拜此雖頓首亦用於君然必先稱稽首而後頓首且未有無故以凶禮之頓首概施於章表者也李陵荅蘇武書稱頓首蓋漢時敵者之拜猶然凌氏次仲云禮經

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是也空首者鄭云拜頭至手也疏云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其頭不至地故名空首蓋空首卽經傳所謂拜手何注公羊傳曰頭至手曰拜手東晉尙書孔傳曰拜手首至手也此皆與鄭注空首拜合其云拜手稽首者先空首而後稽首也疏家以爲君荅臣下拜法淩次仲云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謁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於地則此空首卽謁首與周禮之空首不同惠氏牛農曰降拜



謂之空未升成拜也振動者杜子春云振讀爲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鄭大夫云動讀爲董書亦或爲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鄭康成以振動爲戰慄變動之拜凌次仲云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蓋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襚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贈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襚贈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于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今案凌說是也拜而後踊固爲拜君之弔襚贈其實喪祭亦有拜而後

踊者士喪禮卒哭之祭主人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尸  
祭酒卒爵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亞獻踊如初  
賓長三獻踊如初此雖不言成踊亦是拜而後踊蓋踊雖  
非拜而有用于喪拜者故別于吉拜凶拜而謂之振動也  
吉拜凶拜者鄭云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  
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  
云凶拜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今案雜記云三年之喪  
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注以吉拜喪拜爲受問受  
賜然非獨此也喪祭有拜尸拜賓者皆當以此分別吉凶  
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饋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順乎

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鄭注以拜而後稽顙爲殷之喪拜稽顙而後拜爲周之喪拜又云自期如殷可凌次仲云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以爲殷之喪拜者於經未合今案凌說非是禮經之拜稽顙者言其拜也必稽顙耳非謂必先拜而后稽顙也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此足見三年之喪爲後者必稽顙而後拜始謂之成拜此正是周禮不得以拜稽顙之文疑鄭注也陳氏禮書云士喪禮於三年之喪拜稽顙喪大記雜記皆言拜稽顙此謂拜必稽顙非

拜而後稽顙也奇拜褒拜者杜子春云奇讀爲奇耦之奇  
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  
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爲報報  
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鄭康成云  
一拜荅臣下拜再拜拜神與尸今案諸說皆非是奇猶獨  
也獨拜者謂拜而不荅拜如後漢書馬援傳援嘗有疾梁  
松來候之獨拜牀下援不荅是也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  
君無不荅拜者注云喪賓不荅拜國君見士不荅其拜今  
案匪獨此也如特牲饋食禮宿尸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  
尸不荅拜者以旣許諾則成爲尸故不荅拜又主人送于

門外再拜注云凡去者不荅拜又如凡爲人使者不荅拜之類此則稽首頓首空首吉拜凶拜皆有拜而不荅者謂之奇拜褻報者荅拜也鄭注樂記祭義俱讀報爲褻鄭大夫讀褻拜爲報拜則凡稽首頓首但是因拜而荅者皆褻拜也至肅拜婦人之拜亦是跪拜但不俯伏耳禮記少儀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此語最諦謂但低其頭而頭不至手與地異於空首稽首等拜惟鄭司農注周禮以肅拜但俯下首若今時撻杜注左傳韋注國語皆以肅拜爲長揖不知揖而不拜者古但謂之肅如左傳敢肅使者國語敢三肅之此曲禮所謂介冑之士不拜也旣曰不拜矣尙得以

肅拜目之乎疏家每引左國之肅以證肅拜謂軍中有此肅拜法誤矣賈誼容經曰端股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其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視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其坐俯首曰肅坐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之容則肅拜亦必於跪拜之際俯首而磬折可知若謂肅拜但立而俯下首則與磬折曰肅立何以異乎且少儀云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旣曰坐而肅拜矣尙得云婦人之肅拜但立而不跪乎

王廷相曰孔氏陳氏謂肅拜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則尸坐事說不通矣

婦人之拜

以肅拜爲常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手拜手至地也婦人

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爾爲喪主不手拜者爲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蓋婦人以肅拜當男子之空首以手拜當男子之稽首士昏禮婦拜扱地是也其稽顙之拜則與男子同耳凌次仲云儀禮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興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是婦人之肅拜不屈膝故必興兼可執爵拜也此亦不然昏禮婦見姑奠筭於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又贊醴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此皆謂旣興再跪拜耳非卽立而拜也彼昏禮婦見舅執筭拜奠舅坐撫之亦云興荅拜豈男子亦有此立拜乎特牲饋食禮注言婦人執爵拜變于男子者謂

執爵拜異于奠爵拜耳其實既卒爵則皆空爵矣非必執之卽不可跪拜也總之經傳中言拜無有不跪者說文足部曰跪者所以拜也蓋先跪兩鄒至地次拱兩手而下之乃拜之大體故說文拜字从手下荀子所謂平衡曰拜者拜之大名亦曰拜手說文擗首至手也

本作首至地从  
段懋堂說訂正

吳草廬曰先跪兩鄒著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於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官謂之空首尙書謂之拜手與凡經傳記單言拜字者皆謂此拜也劉世節瓦缶漫記曰朱子語類有問者曰何謂肅拜朱子曰兩鄒齊跪手至地頭不下爲肅拜古樂府云婦人



申腰再拜跪申腰亦是頭不下也宋祖嘗問趙中令禮何以男子跪拜而婦人不跪趙不能對徧詢禮官皆無知者王貽孫爲言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趙問所出因以張建章渤海國記爲證汪聖錫燕語證誤又云周宣帝詔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俯伏則其時婦人已不跪矣故特有詔云始於則天非也今案天元之詔正見古者婦人之拜但跪而不俯伏此所謂申腰再拜跪耳非前此皆不跪拜也南宋張浚雲谷雜記引程氏考古編云周昌諫帝廢太子呂后見昌爲跪謝戰國策蘇秦嫂蛇行匍匐四拜自跪而謝隋志皇帝

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唐以前婦拜無有不  
跪者矣

儀禮鄭注偃領解

士昏禮女從者畢袵元纁笄被纁黼在其後注纁禪也詩云素衣朱襮爾雅云黼領謂之襮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疏云偃領者舉漢法鄭君目驗而知今已遠偃領之制亦無可知也案詩正義引孫炎爾雅注黼刺黼文以偃領郭注本之皆以偃爲襮方言云袷謂之襮袷與袷同鄭注曲禮云袷交領也深衣曲袷如矩以應方注袷交領也古者方領如今小兒衣領說文襮襮領也襮編臬衣一曰頭襮一曰次褻衣方言繫袷謂之襮郭注卽小兒次衣也

漢書廣川王去有姬榮愛爲去刺方領繡服虔曰如今小兒卻襲衣也頸下施衿領正方直晉灼曰今之婦人直領也繡爲方領上刺作黼黻文王莽傳云有人著赤纁方領方領上服也案卻襲衣蓋卽次衣孔穎達禮正義又謂之擁咽偃領之制蓋如小兒次衣正方折之刺爲黼文加於衣上故偃領謂之襮者殆取表襮之義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襮表也

公羊祠兵解

公羊傳甲午祠兵周官肆師疏引異義公羊說曰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戟劒楯弓矢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尤庶人之強者何兵之能造大司馬疏又引鄭駁曰祠兵者公羊字之誤因而作說之於周司馬職曰仲夏教茭舍仲秋教治兵其下皆云如戰之陳仲冬教大閱修戰法虞人萊所田之野乃爲之如是治兵之屬皆習戰非授兵于廟又無祠五兵之禮承琪案治从台聲祠从司聲古从司之字多與台通舜典舜讓于德弗嗣今文尚書作不怡毛詩子甯不嗣音韓詩嗣作詒周

習鼎治作𣦵一切經音義云𣦵又作𣦵據此疑治與祠古  
字本通故公羊祠兵與左傳治兵字同何氏望文生義故  
爲𣦵說鄭采芑箋引春秋傳曰出曰治兵疏以爲據公羊  
傳文破祠爲治而曲禮外事以剛日注又引春秋傳曰甲  
午祠兵此蓋治祠本通故同引一經不嫌字異邵氏晉涵  
據詩箋謂鄭君所見公羊本亦作治兵非也

釋翽

爾雅釋言翽翽也。翽翽也。說文無翽字。羽部翽翽也。所以

舞也从羽設聲。詩曰左執翽。

此據集韻。今說文引詩作翽。乃後人據俗本毛詩改。又

云翽樂舞以羽。翽自翽其首以祀星辰也。此翽字即翽字

之省。若翽字乃儔之別體。說文人部儔翽也。从人壽聲。徐

鍇曰儔古與翽字同義。蓋儔正字。或作翽。經典遂通用翽。

若翽字六書所無。無以下筆。不但作翽爲俗。卽作翽亦非。

今案爾疋當作翽。翽也。翽翽也。後人多識翽。少識翽。又別

有作翽之俗字。寫爾疋者。旣以翽易翽。復以翽易翽。而他

經傳亦皆有俗人據改者。或本作翽而改翽。或本作翽而

又改爲熏如周禮鄉師及葬執熏以與匠師御匱而治役  
鄭注引雜記曰匠人執翽以御柩又引鄭司農云翽羽葆  
幢也考今雜記但云匠人執羽葆據周禮賈疏知古本雜  
記原作匠人執翽鄭注鄉師直引執翽之文不云熏當作  
翽其引司農語亦祇作翽則先後鄭所見周官經文本皆  
作翽不作熏明矣後鄭又引爾疋曰熏翳也此卽承上文  
鄭司農曰翽羽葆幢也之下蓋所見爾疋本必作翽翳也  
故引以證此經執翽今引爾雅作熏者乃淺人因周官經  
文誤作熏又俗本爾雅作熏翳也遂據以改鄭注耳毛詩  
陳風值其鷖翽傳云翽翳也正義曰翽翳釋言文此可見



孔作詩疏時所見爾雅本亦作翻駢也不作薰駢也

王風正義

又引釋言薰駢也此亦後人因毛傳誤本有薰字而改

王風左執翻傳云翻薰也駢

也案說文則詩本作駢傳用爾雅釋詩當是駢翻也駢也

蓋爾疋二句雖是以翻釋駢以駢釋翻其實駢翻聲義本

同故傳引爾雅文中間可省一翻字

七經考文云古本毛傳駢也上有薰字亦

非若爾雅本作翻薰也薰駢也則詩文本無薰字傳何用

并引薰駢也一句乎至執其驚翻則經文當本作翻故傳

亦止引爾疋翻駢也一句耳自爾雅文誤後人既改匠師

之翻爲薰又改王風之駢爲翻并改傳注之翻皆爲薰而

紛錯繆亂不可爬梳矣

周公東征說

金縢武王既薨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鄭注尙書讀辟爲避居東謂避居東都晉世孔傳訓辟爲法謂以法法三叔居東卽謂東征二者皆非也鄭說之非王肅已立三難歐陽詩本義辨之更力然以居東卽爲東征亦有未安者朱子晚年荅蔡仲默書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處兄弟骨肉之間豈應以語言之故遽興師以征之且王方疑公公固不應不請而自

誅之若請之於王亦未必見從當時事勢未必然也承琪  
案金滕弗辟之辟斷當以說文之訓爲正說文辟治也从  
辟从井書曰我之不辟此辟字蓋真孔氏古文其訓詁亦  
逼真先儒舊義治者如漢書治淮南獄治楚獄之治蓋管  
叔及羣弟流言于國者國卽謂管蔡之國則是不利孺子  
之言明是起於管蔡之國而後達於京師然流言雖知所  
起未得主名自不容遽興問罪之師而周公以宗親大臣  
受遺輔政又斷不可以辭連已身引避小嫌置之不問故  
曰我之弗治我無以告我先王於是出而鎮撫東方案驗  
其事

二語出正義  
引王肅注

居東者謂國之東大約近三監之地可

以制險扼要非卽詩之東山其時又未有東都故墨子言  
東處於商蓋人謂之狂蓋者亦大略言之越絕書謂周公  
出巡狩于邊者是也蓋周公於兄弟骨肉之閒委曲詳慎  
必不肖以影響之疑坐獄管蔡及至二年之閒情事章露  
乃真知由管蔡啟商基閒王室此所謂罪人斯得也周公  
見外侮伺於鬩牆阤危及於宗社憂小腆之誕敢紀敘迫  
大義而將至滅親此鴟鴞之詩所由作也然成王終疑管  
蔡之言未必無因而周公之恩親又不容有貳故曰王亦  
未敢誚公迨至風雷動威執書感泣乃悟而迎周公此時  
管蔡武庚不得不急謀走險然後周公恭承王命作大誥

而東征焉

尚書大傳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

當時情事曲折固應如此且

必如此而後足以見大聖人仁之至義之盡光明正大而

無一豪私意畱於其閒者也若以居東爲釋位待罪則宗

臣去位社稷動搖主少國疑責將誰屬況朝爲豕宰夕已

匹夫叛者在東而往就虎口雖愚者不爲會謂周公而爲

之乎然以居東卽爲東征而誅管蔡則反側已平王室無

事鴟鴞之詩又可以不作矣故東與東山非一地居東與

東征非一事居東者二年征東者三年詩書所言判然爲

二蓋周公於武王崩後免喪之年始聞流言當卽居東次

年則罪人斯得書所謂居東二年也是年之秋成王因風

雷之變迎還周公然後居攝書傳云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二年克殷三年踐奄詩序所謂周公東征三年而歸也幽  
譜正義引鄭注尙書云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武王以  
十二月崩至成王改元之十二月終然後小祥至三年春  
乃除喪服是時周公尙爲冢宰聽政故三叔流言周公始  
出而居東則已是崩後四年鄭不連崩年數之故云武王  
崩後三年出義尙可通又云五年秋反而居攝乃似周公  
居東出入三年則顯然與經文背矣正義又引多方注云  
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  
年滅之自此而來歸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

三年而後歸然則書之二年謂免喪後之二年詩之三年謂居攝後之三年也王肅注金縢謂武王以十二月崩明年改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是以居東卽東征首尾通止三年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然則以鴟鵂之詩爲既誅管蔡後所作夫管蔡旣與武庚同叛誅之宜矣成王雖愚何至此猶未能悟而書曰王亦未敢誚公必待風雷之變金縢之啟始釋然乎又曰惟朕小子其新迎及王出郊天乃雨反風云云風雷一時之事若在東征而歸之時則三監之地去鎬京千里豈能立時迎還出郊相見乎其閒情事

種種不合知王肅之說非也若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肄于岐周公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周公召公內弭父兄外撫諸侯明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據此似武王崩後成王元年周公卽攝政卽遭流言卽時東征者此爲王肅及僞孔所本然周書云云實非比年接敘其上文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鎬孔晁注云謂乃後之歲蓋武王崩在克殷後五年則其非比年接敘可知然則謂明年葬武王二年作師旅者二年謂周公攝政之二年中間實曠隔周公居東之年以居東於作雒事無涉故



作雉解不敘之耳猶幽譜疏引鄭注金縢云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云云五年謂武王崩後之五年四年謂攝政之四年也古人文法疎簡在善讀者會之不得執彼以難此

## 夾室考

夾室之名見於經者尙書謂之夾亦謂之翼室儀禮謂之夾禮記謂之夾室亦謂之達春秋傳謂之个其制則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序以外謂之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後謂之東西夾室東堂西堂者以其東於中堂西於中堂而得名也東面夾室者以其夾中央之房室而得名也自鄭氏注禮後言人人殊惟楊信齋儀禮圖以東夾在東房東西夾在西房西者得之謹詳繹經文傳注博稽儒者之說爲四妄七疑十證以明之尙書顧命有東房西房又有西夾僞孔傳於東房注云東廂夾室疏遂謂房與夾室實同而

異名案孔穎達於內則疏明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是固知房與夾室爲二矣而乃依違傳文更成岐異此一妄也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東房而房北堂各三雉鄭氏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案鄭此注最善古者宮室之制正室及東西房皆在序內蓋九雉之堂室廣二雉東西房各廣二雉共得六雉正居堂廣三分之二其餘三雉則夾室及堂東西廉也乃書傳云東房西房各三雉夫二雉之室何以有三雉之房且東西各餘半雉爲夾室則堂廉無餘地矣其下文云士有室無房

堂鄭注云今士禮有房然則書傳之言難可徵信此二爰也明郝京山云夾室在庭之兩旁東西相向萬季野曰禮祖宗祧主皆藏於夾室若在庭之左右則是子孫儼然居上而坐祖宗於堂下矣案通典高堂隆云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藏於西夾室者陳氏禮書以爲漢後之制要之古人庭中斷無築室之制諸經皆可考見而以爲夾室在庭尙書明言西夾南嚮而以爲東西相向此三爰也江氏慎修曰儀禮及顧命皆言東夾西夾未有言夾室者蓋此處所夾者堂不可謂之夾室雜記云夾室夾與室是二處室謂堂後之室也室是事神之處爨廟不可

遺先儒讀者誤連之則事神之處顧獨不覺而序外夾堂之處謂之夾室亦名不當物矣案此蓋未審於雜記之文而誤耳彼云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於前乃降所謂屋者蓋正室已在其內矣何云事神之處獨不覺乎其下文云門夾室皆用雞疏云夾室減於廟室故覺不用羊明係夾室二字連文何得云先儒誤連之乎若序外夾堂之處古人本未嘗稱爲夾室也此四妄也儀禮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鄭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是鄭氏以夾在房南夾之北卽房矣案房制有戶而無牖戶當居房壁東西壁之中戶東戶西皆空地屬以中堂

姑以東房言之士昏禮席于房外南面注云房外房戶外之西皆體又云尊于房戶之東有司徹云司宮以爵授婦贊者于房東注云房戶外之東夫房戶之西固於堂中爲近若房戶之東猶然設尊授爵則是東房以東仍在序內房之南安得有夾烏覩所謂房中之東當夾北乎此可疑者一也公食大夫禮公升二等賓升大夫立于東夾南面面北上鄭注云取節于夾明東於堂其下文宰東夾北西面南上賈疏云位在北堂之南與夾相當故云夾北案大夫立東夾南鄭知在堂下者以大夫於後有七牲之事未聞降階故知此位在堂下然則宰立東夾北與此對文其

亦當爲堂下的然可知若以爲在北堂之南則房中矣何不直云房中而必曰東夾北乎此可疑者二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案古人言堂有二有專指東西兩楹間而言者此蓋記行禮之地也有統指堂基四周而言者此則舉宮室之制也釋名云堂兩頭者不過謂堂之兩邊耳在南在北皆可通稱若以爲必指南頭則在中堂之兩頭者固爲東堂西堂矣夫夾者輔也室者實也使以堂而稱之爲室夾堂而稱爲夾室名實溷矣此可疑者三也萬季野曰夾室在序之兩旁士喪禮主人襲經于序東鄭注曰序東東夾前賈氏謂序牆之東東夾之前由此以言夾

室在序之外而不在房之南章章明矣案此仍賈疏之誤而小變其說耳其云夾室不在房南誠是而不知夾室當在序外以北其序外以南則東堂面堂也若序外卽爲夾室則夾室之北猶是房之南壁也不依然房當夾北乎此可疑者四也同年焦里堂云東夾卽東堂之室東堂東向而室在其西面堂面向而室在其東案如所言則堂自中棟以北一室兩房止三閒耳而自中棟以南中爲中堂東西序之外有東面夾室夾室之外又有東堂面堂是五閒矣前五後三於經無據且中閒之堂不亦隘乎隋牛宏云據燕禮則賓及卿大夫脫屣升坐是知天子燕則三公九



卿竝須升堂燕義又云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也而且有  
簠簋籩豆牛羊之俎周旋升降揖讓之節將何以行之乎  
此可疑者五也里堂又云東西堂之左右皆有牆其北則  
房之南墉房中直夾室北謂之夾北案東堂之右面堂之  
左則序也非別有牆也東西堂之北則夾室也非房也若  
如所言是東夾而夾東堂而堂竝列於堂之南而其北皆  
房中之地夫房之南壁惟一戶耳若東房之戶近而西房  
之戶近東此亦焦氏說而東房以東西房以西既直夾室之北  
壁又直東而堂之北墉一房之廣不幾倍於室乎此可疑  
者六也況夾室與正室同嚮故顧命云而夾南嚮夾室之

前爲東西堂又與夾室同南嚮故鄭注公食禮云取節於夾明東於堂若謂東堂東嚮而夾在其西而堂西嚮而夾在其東則所謂夾室縱有戶牖亦當開向東西而其南一面則必有牆隔之矣案雜記云夾室中室有司皆嚮室而立大戴禮釁廟篇云有司亦北面也夫北面而曰鄉室則夾室南面可知若其南壁無戶無牖則有司之北面者乃牆面矣何云鄉室而立乎此可疑者七也今請以羣經證之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疏又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今姑無論路寢明堂同制與否

要之廣九筵者室二筵廣九雉者室二雉其爲數則同以顧命路寢之制言之室之廣僅居堂九分之二房卑於室自不宐更廣於室則東房而房至廣亦不過各得堂九分之二合室與房不過三分堂廣而居其二耳其餘一分則夾室及堂廉東西各得其半此夾室當在房之兩頭其證一也顧命延入翼室恤宅宗翼室卽夾室鄭氏箋詩行葦云在旁曰翼說文翼翅也翼室者正謂如鳥之翅小雅如鳥斯革傳云革翼也鄉飲酒禮設洗當東榮注云榮屋翼是也然名爲翼室則當爲室之翼而不當爲堂之翼矣此夾室不在堂之兩頭其證二也顧命又云西夾南嚮敷重

筍席元紛純漆仍几案此經所謂牖閒西序東序之坐皆在堂上則此西夾南嚮者亦當在夾室之外而不在室中蓋宅憂在室中故東夾則稱翼室敷席在室前故但稱西夾而不言夾室不曰西堂者爲其設之近北與牖閒之坐竝耳且東堂西堂可通稱夾而夾室究不可混於堂以其所夾輔者非堂也此夾室之不在堂旁其證三也公食大夫禮宰東夾北面面南上注古文無南上其下文云太羹湆不和實于鐙宰右執鐙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此宰卽前立東夾北之宰也鄭注以宰爲太宰非是賈疏云入反位者入門反於東夾北位也經文於

此更不見宰有升堂之文故敖君善曰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此夾北之地不在房中其證四也或謂此經大夫士之位皆在堂下之南此宰何獨違眾而立于堂後不知此經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宰夫設黍稷六簋于俎西宰夫設鉶四于豆西以及設豐啟會皆以宰夫爲之蓋宰夫之具饌于東房皆由北階升北堂而至東房此宰卽宰夫故其位在東夾北且儀禮一經凡將行禮惟婦人之位在房中耳若丈夫待事之位或在堂或在庭從未有立於房中者宰夫非婦人也胡爲而立於房中乎此夾北之位不在房中其證五也內則云天子之閣

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注云達夾室正義引崔氏云天子尊庖厨遠諸侯卑庖厨宜稍近案夾室惟在房之東西故較房爲遠若在房南而夾於室則與房遠近等耳天子諸侯庖厨何以別乎此夾室之不在房南其證六也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謂夾室次燕寢也正義曰側室在燕寢之旁大戴禮保傅篇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盧注云宴室郊室郊與夾同次燕寢也亦曰側室夫側室之次於燕寢者在燕寢之旁則夾室之次於正寢者亦當在正寢之旁矣此夾室之不在房南其證七也月令明堂有左右个夾室亦在左右故亦得个名左氏昭

公四年傳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  
牛弗進則寘虐命徹凡食皆薦自房中徹亦在房中豎牛  
不令叔孫得食故不欲進饋者得至房中耳此夾室自當  
在房之東西較房爲遠而斷不在堂之東西去室轉近其  
證八也聘禮君使卿饋饔而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四  
鉶繼之兩簠繼之皆二以竝南陳六壺而上二以竝東陳  
注東陳在北墉下統於豆饌於東方亦如之注東方  
陳注亦在北墉據此知東夾之西西夾之東則房墉也東  
夾之東面夾之西與其北亦皆有墉此經所謂設於西墉  
下及注在北墉下是也由此推之其南必有戶牖與正室

同戶牖之前有東西堂猶正室之前有中堂也若西夾之  
西爲西堂則中閒必有戶以通之此饗餼之設于西夾者  
皆在西墉下而南陳未見其有置戶以通西堂之處也此  
夾室當在東西堂之北而不在東堂之西西堂之東其證  
九也或謂个旣爲夾室而杜注左傳又以个爲東西箱漢  
書周昌傳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若東廂僻在房東則又何  
從側耳而聽乎不知个自爲夾室而夾室實非箱也儀禮  
覲禮注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公會大夫禮注  
曰廂東夾之前俟事之處特牲禮注曰西堂西夾之前近  
南疏曰卽西廂也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注云夾



室前堂據此知東西廂明在夾室之前而非卽夾室無論漢制非古卽如漢書金日磾傳葬何羅從外入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卧內則東廂當在堂上近階之地可知後漢書周舉傳天子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此尙得以夾室名之乎蓋東面廂自在堂半以南夾室自在堂半以北而不容相混其證十也案此說自崔氏三禮義宗以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已得其概楊信齋圖始明以夾室置房之東面近時汪雙池名著參讀禮識疑云房東西爲左右夾室亦見及此承珙反覆諸經而知其可信雖違鄭注有不敢苟同者焉

按以東夾在東房東面夾在西房面別無顯證所據者  
唯崔氏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二語耳然古人多以房  
戶外爲房外儀禮士冠禮若庶子則冠於房外鄭注房  
外謂尊東也昏禮席于房外南面鄭注房外房戶外之  
面昏禮又云母南面于房外則所謂房外者在房之南  
而非房之東面明矣堂上東西牆謂之序他牆無有名  
序者序在房之南故云房外有序古人言內外無定方  
視所處言之如房有戶以別內外則戶內爲內戶外自  
爲外矣堂有序以別內外鄭注尙書大傳云內堂東西  
序之內也東西序之中爲內則東序之東西序之西自

爲外矣序內爲堂序外爲夾故釋名云夾在堂兩頭最  
爲確詁楊氏圖夾於房之東而蓋緣未審崔氏所謂房  
外者係在房之南而概于房之東而求之故有斯誤東  
夾西夾之制自當以鄭注爲定說然此篇設疑辨妄徵  
引繁博實亦足資考訂焉培輦識

儀禮闕闕古文考

士冠禮席于門中闕而闕外注古文闕爲藥闕爲蹙

士禮特

牲饋食禮注同

案周禮輪人牙得則無藥而固注鄭司農云藥楸

也蜀人言楸曰藥元謂藥讀如湟從木藥省聲疏云先鄭

讀藥爲危藥之藥故更轉從楸也後鄭讀藥卽是藥蘇結

切今案此疏誤也先鄭蓋讀藥爲蘇結切故轉爲楸釋文

李一音素結反與先鄭同若後鄭讀如湟是乃結反不得爲蘇結切也

匠人置藥以縣注故書藥或作弋元謂藥古文臬

假借字疏云今之藥从木執聲古之藥爲臬法字故尙書

康誥云汝陳時臬臬法字亦得爲藥柱之字故云假借字

也今案說文臬射準的也闕門闕也楸木相摩也三字義

別古文以音近得相段借鄭君深明六書必使字當其義故於輪人注讀槩如涅使其音與臬相近匠人注則破槩爲臬蓋輪人匠人之槩皆當取準義之臬與木相摩無涉故不從槩而於此注則定從今文闕疊古文槩不用此說較然明矣闕爲蹙者說文闕門楯也楯限也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薛綜注城限也景福殿賦其面則有左城右平李善注引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有國當治之也案闕國从或聲蹙城从或聲城與國聲既同知古文闕爲蹙亦以聲義得兼通鄭不從古作蹙者取當文易曉耳疏以蹙非門限義故從今不從古非也

儀禮鄭注豐字聲義考

儀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聘禮公食大夫禮皆有豐說文但以爲象形字惟鄭注大射儀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賈疏云此謂下形上聲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還依豐字解之承琪案曲不成字儀禮多古文當本作豐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𠂔聲蜀本云𠂔聲从山取其高大古文𠂔不从山汗簡亦只作豐蓋𠂔卽𠂔字說文𠂔訓草盛

黃公紹韻會云說文本作𦍋據此知古文𦍋字本从𦍋

如

字說文云从𦍋聲韻會引說文亦从𦍋聲

亦兼取盛義許鄭竝同但鄭以古文

𦍋不从山故但云𦍋聲傳寫誤加山作𦍋賈疏遂謂別有𦍋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𦍋爲𦍋年字又以穀豆多有增成其義皆𦍋說也

三十六郡考

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裴駰集解云  
三十六郡謂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  
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  
代郡鉅鹿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  
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郡與內史爲三十六  
郡晉志因之增以南海桂林象郡閩中因有四十郡之目  
漢書地理志於鄣郡下或稱秦置或稱故秦某郡數之正得  
三十六有南海桂林象郡而武陵不言卽秦黔中郡丹陽  
郡但曰故鄣郡不言秦錢詹事據之以爲三十六郡必有



南海三郡以駁裴注之非今案裴注惟以內史爲三十六郡之一爲大謬耳班志云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是三十六郡不數內史明矣若南海等三郡始皇本紀旣云三十六年略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其事畢竟在二十六年分三十六郡之後不應以充三十六郡之數至黔中郡則秦本紀昭襄王二十七年使司馬錯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漢書西南夷傳亦云秦擊楚奪巴黔中郡三十六郡旣有巴郡不應獨遺黔中況以黔中鄣郡

爲秦郡初不自裴駙始司馬彪續郡國志已以武陵爲秦黔中郡丹陽爲秦鄣郡矣然三十六郡尙少其一諸說紛錯當從闕疑無已其惟東海郡乎漢書高紀云漢六年以郯郡封文信君交文潁以爲東海郡是也史記陳涉世家云圍東海守慶于郯則秦郡名東海不名郯以治郯故守在郯而應劭遂謂秦有郯郡酈道元水經注承其誤耳金輔之亦謂本名郯郡史家以今名追書東海非也

駁室女不宜守志議

室女有受聘而夫歿守其志不改適者既及歲有司以聞於朝請旌其閭著在功令而議者多非之余竊以爲過矣禮女子許嫁纓示有繫屬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明所繫之不苟也設不幸而未嫁而壻歿將改聘焉必重繫之矣陰性專壹苟其一繫不欲再繫也庸何傷議者曰女未廟見而歿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夫已嫁而未廟見猶反葬則未嫁而守貞者爲非禮矣噫此所謂似是而實非者也夫三月廟見然後成婦者先王所以重責婦順之道何休公羊注云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

信著然後成婦禮此所以絕驕縱之萌成肅雝之德故三月而後致女三月而後反馬皆斯意也非謂未三月而夫婦之義尙可廢也必援此以申其說則使未廟見而夫歿亦可以改嫁矣乎且其言曰夫婦之禮人道之始予得而妻之則父母得而婦之故昏之明日乃見於舅姑若然則又何以未廟見而仍反葬也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又何也晉江應元禮議曰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居室衽席之情義耳未廟見之婦歿則反葬於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今之議者乃以接夫爲重謂衽席未連而居夫之室事夫之

父母爲無恥夫昏禮成於納徵其辭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既謂之爲室矣何不可居室之有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相知名矣何不可事其父母之有乃以是爲無恥將必改適而接他人之衽席者然後爲有恥乎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夫既稱之曰夫而爲之服斬矣其曰未有期三年之恩者正謂此居室衽席之情耳然不服三年者限於情而猶必服斬者蓋篤於義且獨不聞婦人不貳斬乎先王之制禮也不強人以甚難亦不禁人以獨遂其所言者皆

人之所能行其所不言而苟有艱苦刻厲以自遂其志者  
雖聖人復起猶將許之必以先王所未言者卽爲非禮則  
禮云夫死不嫁矣未嘗云夫死亦死也彼烈婦之殉夫者  
亦將以朝廷之表其墓旌其間爲非禮邪吾甚怪夫議者  
不知先王之微意而以其所未言者禁人之行烏庠禮之  
不合於先王者多矣而獨於婦人女子之艱苦刻厲者斷  
斷持之不少假此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豈非與於  
不仁之甚者哉

宋史司馬夢求傳夢求敘州人溫國公光之後也母程  
歸及門夫死誓不他適旌其母曰節婦夢求其族子取

以爲後據此是宋時未昏守節已有旌例